

〈研究筆記〉

# 《春秋》筆下之鄉愁解析

涂偉倫 王婉諭 王藍輝 林育民

## 壹、【前言】

二次大戰時期，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構想與政治號召，鼓吹年輕人往海外的滿洲、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發展，當時許多年輕老師、學者們抱著滿腔熱血來到台灣，坂口零子亦是其中之一，放棄在日本的優渥生活來到台灣當教職人員。

當時第二次來台的坂口零子於台中州北斗郡的北斗小學教書，教書閒暇之餘從事創作活動，由於台中州當地居住著許多坂口家鄉熊本縣的農業移民，因此起初發表的文章有幾篇都是關於這些農業移民的生活，對於日本來到台灣的農業移民生活描寫的非常寫實，像是《黑土》（『台灣時報』1941年4月）、《春秋》（『台灣文學』1943年7月）等，文章裡對於當時農業移民在台灣的生活情形都刻劃的非常深入。

二次大戰時期、殖民政府要求文壇人士協助戰事，並且加強對文化界的控管，對於台灣文學者的文章皆嚴格檢閱，但文章中如果有批判殖民政策或是對殖民當局、戰事不利的內容，則予以刪除。身為在台灣的少數日人女性作家之一，雖然是殖民地宗主國人民，但坂口零子卻不以殖民地宗主國的身分看待台灣，她跳脫這個身分，以貼近台灣人的視野來看待台灣族群的生活，她認為皇民化的本質是要壓榨、奴役殖民地人民，對當時的理蕃政策、皇民化等殖民政策會在創作中委婉提出批判，有著敏銳的觀察力、細膩的描寫功力的坂口零子，在當時的台灣文壇是一股清新的、不可忽視的聲音。

《春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創作出來的日本農業台灣移民小說，文中帶有坂口身影的雪子老師說服了家中父母獨自一人來到台灣當老師，顯示出日本當時的年輕人海外雄飛風氣、由於日本山多田少，得不到田地耕種的順與加代一家人為求溫飽只好來到台灣，呈現了當時日本農人的移民文化、雖不直接寫出殖民政策、但由文中來到台灣的老母親因為台灣沒有「鎮守樣」<sup>1</sup>，導致信仰失去慰藉，我們卻能清楚了解坂口想要表達的皇民化等殖民地特有的問題。

## 貳、【《春秋》筆下之鄉愁】

在《春秋》一文中，「鄉愁」可說是貫穿全文的中心主旨；然而在坂口零子的文章裡

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鄉情懷包含在內。兩種不同之原因導致不同之結果，也就造成了小說中各人物的性格所在。底下就讓我們來分別探討移民文化及皇民化下所產生的「鄉愁」。

## 一、移民文化下之鄉愁

由「地理環境」（被動）、「政府宣揚」（主動）以及「被剝削的悲哀」來看本篇的「鄉愁」。

### 1、地理環境

《春秋》文中提及：

郷里の土地は勿論豊穰である。何を作ってもよく出来るし、……。しかし、それは限られた狭い土地である。祖父母から父母へ、そして子孫へと持続けてゆく土地であるが、傍系の者が土地の分前に与えることは少なかった。（黒川創編《「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76頁）

此段即點明了順<sup>2</sup>是因爲在日本土地狹窄又因爲是外戚的關係無法順利取得土地，所以才遠渡重洋來到台灣。當時的日本因爲土地有限，在劃分區塊時會優先劃給直系血親的家屬，而順因爲是外戚的關係，很難順利取得土地耕作。由歷史事件得知日治時期是由1895至1945年，這段期間也是本篇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日本充斥著帝國主義，不斷地向鄰國侵略，這樣情況下的日本，經濟實力扶搖直上，人口也逐漸增加，但日本的地形上有三分之二左右都是山地，加上位處於火山帶，四面環海，整個國家地形崎嶇佈滿了高山、高原、森林、溫泉等，因此在日本國內要取得土地耕作實爲一件困難之事。當時的農民們想要耕種也沒有法子，只好被迫的來到台灣或是到各個尚需開拓之地。本作品的角色順就是包含者這種被動的心理因素來到台灣。

### 2、政府宣揚

《春秋》文中寫道：

満州へ移住する人々の事は、新聞や雑誌を通して知っていた。〇〇義勇軍とか、大陸の花嫁養成所とかいう、華々しい写真入りのレポータージュに、雪子もほ

んやりとではあるが、移住民ということの重要性も感じてい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78頁）

這段表明了當時的日本透過媒體（報紙，雜誌）大肆宣傳促使年輕人移居海外。而我們也找到了一篇研究當時的日本是如何宣傳台灣的相關論文。

日本國內的報紙在甲午戰爭(1894年8月1日開始)時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進行關於台灣內部事物的宣傳活動；然而，各報紙也只能靠無在地性的途徑，也就是說以非實地觀察、實地接觸的管道來取得關於台灣方面的情報。在本研究所探討的『國民新聞』、『都新聞』、『萬朝報』、『日本新聞』、『時事新報』皆有個共同之處，就是把對台灣關心的焦點都集中在包含開拓土地和開發商品經濟這種「產業開發」之上。其原因是日本政府欲使社會大眾對台灣經濟狀況取得更廣泛的理解，而藉著『官報』轉載來自澳國的『澳國東洋月報』中關於台灣經濟的新聞；而且在未爆發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社會就很流行移居至人煙稀少之地，戰爭時也興起了創業的熱潮，其也促使了報紙對「產業開發」的重視。再加上，大部分的報紙並沒認識到「漢民族系社會」；也就是說他們對漢民族系住民以村落共同體為單位掌握了商品經濟及其基盤的農業生產主導權之現象一無所知。因此並沒有把「漢民族系社會」視為日本人在「產業開發」時的一大威脅，也就只能大肆宣傳他們所認知的「產業開發」了。（楊素霞 2005 《從甲午戰爭到進駐台北城為止日本國內大報紙上的台灣認識》）

由此論文得知日本在開始殖民台灣後的確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進行關於台灣內部的事物宣傳活動，但初期對台灣的認識並不透徹。主要以開拓土地和開發商品經濟這種「產業開發」之上。文中的主角順即是因為來台「開拓土地」這個原因而移居至台灣。而，此篇論文也提到日人在未爆發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社會就很流行移居至人煙稀少之地，戰爭時也興起了創業的熱潮。《春秋》文中，有一段形容雪子滿腔熱血的心情。

近い小学校で教鞭をとっていたが、持前の熱情的な性情が、彼女を落ち着かせなかった。何が意義があるかを、見定める年齢ではなかったが、……T州で、教員を募集している記事を見つけると、早速応募し、両親を説いた。……四月渡台し

たのである。（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78頁）

雪子在對自己的未來徬徨，思緒相當混亂時看到了T州有在徵求老師，於是懷抱著夢想與熱情來到了台灣。我們認為光是靠宣傳並不能促使每個人都想要前往台灣居住，而是要靠這股風氣，才能使日本的年輕人紛紛地遠離家鄉到異地尋找夢想。這股風氣之所以會盛行，我們推測應該是與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有關。

日本人の海外渡航は、明治維新（1868年）とともに始まりました。世界各地を結びつける国際経済、労働市場、交通網の一部となった明治日本は、近代化とそれに伴う急速な社会変化に見舞われました。特に農業形態や経済構造が変わっていくなかで、農村部を中心に余剰労働力が生まれ、国内及び海外へ移動する出稼ぎ労働者が現われたのです。（楊素霞 2005 《從甲午戰爭到進駐台北城為止日本國內大報紙上的台灣認識》）

由上述事實得知，文中的順，加代<sup>3</sup>還有雪子<sup>4</sup>來到台灣的原因皆和當時日本的政府，現況，風氣有關。此段歸納的點相較於前面所述的地理環境影響被迫來台的心理因素（被動概念），較傾向於主動的心理因素。

### 3、工業台灣農業南洋所隱藏的剝削問題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由於美軍參戰了，日本的軍需補給開始發生問題。1942年日本改採「工業台灣、農業南洋」的策略，設計台灣為軍需品的轉運站。日本淘汰其本土剩餘或老舊的工業機器，運到台灣，寄望台灣生產工業製品，運往東南亞，同時將南洋的原料，運來台灣生產。此時的台灣，蔗糖工業相當盛行。當時台灣籠罩著資本主義，由於生產的革新，機器越來越複雜，不再是大多數靠薪水過活的人所能擁有的，而是集中在擁有大量資本的資本家手中，也就是我們說的「資產階級」。他們組成了許多企業，彼此間為了爭奪市場，投資地點，原料來源而競爭，也為了累積資本，增加利潤而用各種方法榨取受他們雇用指揮的工人。相對的也出現了一群只能靠出賣勞動力換取薪水才能生活的一群人。他們無法掌握資本，因此他們在不上班，不打工就要挨餓的經濟壓力下，必須連續不斷的在勞力市場上出賣勞力，而工資就是勞力的價格。我們通常稱這一群人為「無產階級」（沒有生產工具，生產資料），或是「工人階級」。文中的順即是被E製糖會

社這種的資本階級壓榨，收成的利潤大部分都要繳還給製糖公司，在這種情況下，順一家的生活在台灣也是過得相當辛苦的。根據本篇作者所寫的另一部作品《黑土》提及日本人來台灣之前必須存有旅費以及準備金（準備金的金額是以來台人數多寡而定，是繳交給政府的錢），來台之後也因為土地沒有故鄉的黑土那樣地豐沃，必須向製糖公司購買肥料施肥，所以在農作物還沒收成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要花很多錢了。在農作物收成之後他們也必須抽成給製糖公司，這是連來台灣的移民（日本人）也必須要被剝削的悲哀。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不能回日本，因為如果他們回去日本，生活也可能過不下去（沒有田地）。因此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之下，只好繼續待在台灣過者被剝削的日子，可想而知思鄉的情緒一定是相當高漲的。

此篇作品可說是由「鄉愁」兩字所構成的一篇台日文學小說。在《春秋》裡我們可看見兩種截然不同的「鄉愁」，前半部是由順與雪子兩人思鄉情懷來構成，而後半部則是由老母的「鄉愁」來諷刺日本皇民化政策。在此主要敘述順和雪子所構成之第一層面之「鄉愁」。

承上所述，順的祖國——日本山多田少，再加上順是外戚身分故難得到土地。另一方面，當時日本政府認為移民事業不論對當地民眾的皇民化抑是日本向南發展的根基上必有所幫助，因此順就這麼攜家帶眷遠渡重洋來到台灣開始新的生活。從文中我們可得知，來到台灣之後的順得到了他在祖國得不到的耕地，有田可耕生活步入軌道一切看似美好，但在順的心中卻有無限的哀愁。雖然順如願得到塊土地但是由於物資的缺乏，使得他們生活過的並不充裕。除此之外我們也可藉由故事中的主角來了解，當時日本移民者來台的艱苦心酸以及思鄉情懷。

從《春秋》一文中，我們可藉由作者的描繪來看出主角當時在台灣思鄉的心情。

順は、水田の手入れに毎日水の中へ入った。内地では、まだ遅い桜が咲いている頃であろうに、ギラギラした太陽が水面に反射して…（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71頁）

夏休みが近くなると、子供達は、昼少しすぎると家へ帰って来た。そして、叱っても叱っても真黒い泥水の流れている碑川で水遊びをしたがった。順は、そうした子供達を見ていると、内地の清澄な水で、自由自在に泳ぎまわり、透けてみえる川水の、石の間に見え隠れする小魚をすくったりした幼い日の事を思い起し、こうした土地に移り住んで、濁った水の中で、たわむれなければならぬ子供の不

運を不憫がっ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176頁）

文中在台灣生活的順藉由雙眼所見，而回想起他在日本生活的片段，不由得悲從中來。台灣和日本的大相逕庭，使得順見到外在場景更增添思念祖國的美好，即使在祖國無法得到耕地心底還是無法忘懷那塊從小陪伴成長的故鄉。因此，藉此思彼，愁更愁。

文中的順是以農民身分不得已被迫來到台灣開始新生活，相較之下雪子則是滿懷理想主動移民遠渡重洋來到台灣。然而，一位在日本受過良好教育且又生活優渥的大小姐，滿腔熱血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想展開教育工作時，竟然發現台灣還處在混亂之中，一切尚未就緒，這一切看在雪子的眼裡是震驚也是失望。

新しくやって来た新住民の子供のために、学校は、なかなか落ち着かなかった。三日置きに船が入る度に住入植して来る移民は、一月余りも学校を動揺させた。……雪子の心はゆすぶられた。……児童にどうした心の落ち着き方を示したらいいのかと、思い悩むのであっ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179頁）

雪子は自分が少し意固地になっているのを意識したが、意地になって立たせようとした。すると、子供は泣き出した。当惑した雪子が傍へいってみると、子供は粗相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180頁）

初め、移住民の子供達は、他の児童の目をみはらせるほど美しい洋服を着て来た。…六・七月とたってみると、子供達は入植したときに着ていたその服を、まだ着ている事を気付いた。美しい色彩が、亜熱帯の太陽の下で、次第に色あせて来ているのを、悲しまねばならなかっ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180頁）

來到台灣的日本移民們沒有受到政府良好的安置，生活環境水準低劣等這些事實看在雪子的眼裡，只是更增添她的失望以及歸鄉的心情。本滿懷熱血的一位教師來到台灣之後發現台灣是如此的落後不堪，不到她在日本生活水平一半時，再加上任職教師的她在學校裡的學

生們因缺乏抵抗力、水土不服而腹瀉、皮膚也失去彈性毫無血色；原本來台時所穿的華麗的洋裝，也因為太陽的照射而褪色失去光彩，像是訴說著這群孩童的不幸遭遇。這種種的一切的不幸映入雪子眼簾，對雪子來說只不過是不堪入目、椎心刺痛進而讓她失去了希望，「期待越大失望越大」或許用在雪子身上最適合不過。當雪子了解到台灣並不是他腦海中想像的那般如此美好時，故鄉的種種就浮現於她腦海裡。從文中可得知，雪子在日本的家是代代相傳的大宅邸，而庭院有著大樟樹和古老楓樹的庇蔭，還有打水的庭石，表示雪子生活條件相當優渥，因此當雪子抱持的熱情加上任性的衝動，尚未清楚了解台灣生活樣貌時就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沒多久這股熱情瞬間就被台灣物資不足、生活環境低劣再加上孩童的水土不服等的這桶冷水給澆熄了。在失望、震撼以及後悔所組成之錯綜複雜心情下，雪子便開始想起故鄉的美好，在這片令她心灰意冷的土地裡，「返鄉」，就成了雪子的精神支柱。

此段的「鄉愁」大致上可說是外在之環境而觸動心靈的漣漪。身為農民的順在耕種時因同樣的事不同場景而勾起他在日本生活的一切；而雪子則是藉由生活環境，孩童的水土不服，以及注意到他們衣服褪色的事實來引出她思鄉的情懷。此段的「鄉愁」較偏向於個人層面，因肉眼所見而心有所思。相較於因皇民化政策而引發老母親的「鄉愁」，將會在下面進行討論。

## 二、皇民化下之鄉愁

這裡我們首先要探討的是坂口在《春秋》裡所描寫的皇民化政策。皇民化政策在台灣日治時期是個很重要的政策，它代表的是一種制度，一種宣導，甚至是一種精神。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為加緊對台灣社會的控制，一九三六年九月起用海軍上將小林躋造<sup>5</sup>為台灣總督，推展所謂「皇民化運動」，以加速台灣人日本化的程度。皇民化運動的目的是要從精神上徹底消滅台灣人意識，將台灣人造就成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對日本帝國產生真正的認同感，使台灣成為日本對外侵略的工具。

在皇民化運動中，不僅各報紙漢文欄被廢止，統治當局更推行所謂「國語常用」、「寺廟整理」等運動，要求台灣人放棄母語，以日語交談，放棄固有信仰、奉祀大魔神、參拜神社、正廳改善、禁止過舊曆年等等；一九四〇年之後更半強制地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式姓名。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及後期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生活習慣日本化不少。

這時我們要探討的不是台灣人困苦的心境，而是《春秋》裡坂口所塑造移民者是如何對皇民化的現象感到既矛盾又困惑。要知道的是，日本政府在台灣是所謂的極權統治，任何人民的思想或者是著作都是在政府嚴密的掌控中。《春秋》這篇小說當然不是例外，坂口想表

達的內容在外表的層層偽裝，要如何去了解，體會那一層更深的含意，是很重要的。於是我們在《春秋》裡，可以整理出精神層面和宗教層面兩個重點。

## 1、精神層面

對於台灣人來說皇民化精神是一種外來的，陌生的精神。那對那些移民者來說是如何的呢？在小說中有描寫著順的一些想法：

俺は、台湾に内地人の百姓魂を植付けに来ているのだ、と気負う気持で、村の人の皮肉な眼の中を、一すじに進んで来たのである。（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72頁）

更重要的在同一頁後面：

順の言葉は、訥として雄弁とは程遠いものであったが、その地に足をつけている、順の心の底に根を下ろしている信念は、村の人の魂をゆすぶっ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89頁）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順身為一個移民者來到台灣，但仍然以祖國日本精神引以為榮，且也深受皇民化的影響，身負重任的把這種高貴的精神灌輸給這塊開化未深的百姓們。這樣的情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首先是不可忽視日本百姓對天皇那種崇敬的心理。尤其是對較早期的人們來說，天皇的威嚴是不可挑戰的。所以對他們來說對天皇盡忠是很正常的事，而「皇民化」運動顧名思義就是要成為天皇的子民，這樣的話皇民化精神對順來說是很正常也不衝突的。

其次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框架下的種族中心主義，這個意思是當時的日本國民把身為日本人引以為榮，並認為自己的種族，文化是最優秀的。這在當時帝國主義的風氣下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 2、宗教層面

皇民化運動的政策之一便是全面禁止台灣的風俗習慣、祭拜祖先，也拆除了大量的寺廟。改之以建造神社，信仰日本宗教，而日本宗教指的是當時日本國教——神道。神道的起

源相當早，是一個以種稻為主的農業社會而形成對祖靈及穀靈的信仰。而民間的「祭」和神社也有密切關係，如京都的「祇園祭」。而神社所供奉的神，主要是天照大神、造化三神的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及北白宮能久親王等。在小說的裡提到學校的祭典：

十一月〇日は、F神社の祭礼であつた。……F神のお祭りで、学校も昼に授業を終つたので、午後から豊福村を訪ねた。（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189頁）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台灣學校的運動會裡都是已經改為信仰日本的神道了。但神道信仰原本並不是台灣人的宗教信仰，日本人來台之後，為貫徹其「皇民化」工作，大力推行神道信仰。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為什麼要改變台灣的宗教習慣，宗教的本質是否已經改變。社會學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曾經對宗教的功能提出分析，認為宗教其中之一的功能便是「凝聚社會的力量」。於是我們大概可以揣測為什麼日本需要變更台灣宗教，無非是為了在政治上更方便於統治台灣的百姓。神社代表的其實就是天皇，目的是藉由讓百姓上神社參拜已培養對天皇的忠誠之意，這樣的宗教對移民者來講還是原本的宗教嗎？那對日本移民者來說神道是一件很熟悉且很親近的事情，但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作者其實暗藏諷刺皇民化的內容，於是這就是我們下一段所要討論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所著重的重點為老母親的「鄉愁」。從文中我們可得知，初渡海來台的老母親見到久違不見的孫子，滿懷欣喜的想和年雄、美知子重溫以前的親子關係時，赫然發現自己和孫子的用語已經有所不同，老母親頓時有種和孫子漸行漸遠的哀愁。隨著小說中時間的推移順之母親來到台灣後不久來到了收成的季節，由於順對農耕的專業知識及辛勤工作，飽滿的稻穗向地上行禮，又是個豐收年，身為順的母親本當滿懷欣喜有所知足，此外村裡的人都禮遇老母親，但老母親卻不知什麼原因有所不滿足。來到台灣後，老母親也了解到順一家人在台灣生活還不錯，且鄰居們也非常的親切，重要的是他們的田也豐收了，對於老母親來說應該是安心、喜悅，然而相反的她卻無法知足。原因就在於，在台灣她所居住的這個村子裡，沒有供奉她在日本的守護神。

文中的「鎮守樣」就類似台灣的民間信仰土地公一般，不論什麼大小事必定去求神問卜一番，祂不僅僅只是個信仰更是個心靈的依靠。對於老母親來說，在她的故鄉裡不論多小的生活瑣事也必定去求尋「鎮守樣」。因此，在台灣的老母親不論生活過的如何，少了精神支柱，就像是沒了靈魂一般，心靈的空虛無法靠外在的物質來彌補。然而，比較怪異的一點

是，文中確確實實有提及到，有神社的存在並且也有舉辦祭典，那為什麼老母親依舊無法得到心靈的慰藉？這就必須來探討當時日本對台灣皇民化政策下的一大重點。

我們知道，當時日本對於台灣的皇民化政策裡，除了耳熟能詳從語言和文字上做文章以外，更強迫當時台灣人之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向日本看齊。為了使台灣人更加日本化，日本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許多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因此，可以說當時許多神社並不是為了信仰，而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建，所以更不用說是為了日本移民者之需求所設。而建造出來的神社，其實是象徵著日本天皇，也就是說這些被建造出來神社已失去原本的意義，取而代之則是政治、統治、同化之意。

前面我們有提到，日本政府想為了想讓台灣更加效忠日本、效忠天皇，便想藉由宗教來控制台灣人民的思想。因此，雖然文章中有提及神社，但是對於老母親來說那只不過是個空殼罷了！並不是讓她求神問卜，向神明求得慰藉的地方，這個「神社」只不過是個類似神社的建築，對老母親來說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在裡面。

老人達や子供達が遊び場に、集まり所にして慣れ親しむ内地の、太い木が涼しい木蔭をつくる鎮守様。それは、今もお祭りのあるF神社のような間違い存在ではなく、もっと身近かに、毎日の生活にじかに来る魂の拠りどころでなければならぬ。（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巻》，191頁）

在日本，神社就像是自家的庭院，是老人和小孩享受天倫之樂的地方，是個容易親近的地方，然而在台灣的神社卻是政治目的，因此便喪失了此項功能。眼簾所映入的神社，只是讓老母親更加思念在故鄉的「鎮守樣」，是否社會法力無邊的庇蔭到台灣這塊土地，是否有傾聽到她的祈求，是否已經也渡海來台保佑在台灣順的一家等煩惱使得老母親更加惆悵。除此之外老母親也看見當時年輕一輩對宗教的不信仰，並不是不能忍受只是認為信仰是人們的精神支柱，所以她不明白為何年輕一輩的人可以忽視信仰的重要性，在這種種的原因之下，老母親思鄉的念頭更是加深了許多。

### 參、【《春秋》—人、物之分析】

我們在閱讀一篇文章時，往往會忽略一些在文章中鮮少有對話的小人物，我們以上所探討之「鄉愁」都是文章中提及的一些核心主要人物，然而在《春秋》一文中卻有一些小人

物、小角色默默的隱藏在文章中，雖然不是故事的主流但有了這些小角色的存在，更能完整的襯托出作者想表達的意境。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文章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環。

## 一、〈順與雪子的比較分析〉

我們知道日本地形山地多平原少，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再加上文中的男主角順是外戚的身分，因此分配不到土地，由於順在日本得不到土地，爲了養家糊口，再怎麼不甘願也只能帶著妻子與年幼的孩子遠渡重洋來到台灣謀生，可說是被動的來到台灣，但當時要來到台灣還要經過製糖公司牽線，要先付給公司一筆爲數不小的旅費和準備金，而且台灣的土地並不像日本那樣的肥沃，如果不先施肥根本不能耕作，所以還要向製糖公司購買肥料，如果土地作物豐收了，還要視收入的多寡來抽成給公司，當時的農業移民別說賺錢、光是要付給製糖公司的錢就快不能維持家計了，而身爲殖民地宗主國的人民，卻和被殖民者一樣也受到自己國家的剝削，但又不能回日本，我們可以體會順的內心有多麼的無奈與悲哀。

還有當時的台灣物資嚴重的缺乏，村子裡連草鞋都不夠，還要自己動手編織，日子可以說是過的非常困苦，而當時來到台灣的日本人又大多是商人或是警察等，但順卻只是個小農夫，所以也受到台灣農民的嘲弄，可想而知生活的十分不如意，加上身處異鄉，俗話說「月是故鄉圓」，離鄉背井來到台灣，所有順看到的台灣景色都令他不禁想起自己的故鄉日本是多麼的美好，濃郁的「鄉愁」，盡在不言中。

而相對於順，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又受過高等教育的雪子則受到當時年輕人海外發展風氣盛行的影響，毅然決然說服了原本反對她來台灣的家人，獨自一人來到台灣，算是個家境不錯，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老師。

但來到台灣的雪子卻發現台灣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完全不同，不只物資缺乏，教育資源不足，一切都尚未準備就緒，加上看到孩子們由於水土不服導致上吐下瀉，那滿滿的希望慢慢變成失望，原本滿腔的熱血逐漸降溫，所有的不如意都引起了雪子對故鄉的思念，思鄉的情緒逐漸發酵。

後來順的辛勤耕耘讓他的土地豐收了，順也慢慢覺得台灣也不是那麼差，對來到台灣開始有了好的想法，但雪子來到台灣後，發現台灣當地教育環境和生活條件等都不如日本，設施的未完善和孩子們的不適應，一次又一次打擊雪子的心，腦海中原本美好的憧憬開始逐漸幻滅，一位原本被迫來台的農民後來卻有著意想不到的好結果，而自願來台的高知識分子，卻對台灣這塊土地失去希望，順相對於雪子，這兩人產生了極大的對比。

## 二、〈雪子與加代的比較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同樣是身為女人的加代——順的妻子，在文章中鮮少有她的對話，所以當我們在閱讀時很可能會忽略掉加代在文章中的作用，但是在坂口筆下的人物必定有她值得注意的地方。加代，身為順的妻子，因丈夫無法在日本得到土地耕作所以舉家遷徙移民來台，身為一位已婚的女人自然而然的跟著丈夫遠渡重洋來到台灣落地生根。根據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雪子說話的次數遠比著加代還多上幾倍，作者筆下的加代是個沉默寡言、遵守本分的傳統婦女，她毫無怨言的負責起一家五口的生活起居，即使心中有著無限的哀愁亦是對於現狀的不滿，加代也毫無怨言將她淚水往肚裡吞，咬緊牙根不願讓她的丈夫順來為她操心。加代也是迫於無奈不得跟隨著來到台灣生活，試想她有力量來反抗這一切與心相違的事嗎？在當時民風保守的社會裡，尤其是生活在鄉下農村，一個已婚又育有兩名子女的婦女，因為不願隨著丈夫來到台灣而反抗執意留在日本，那他將會遭受如何嚴厲的批判就可想而知。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論是古今中外，是父權社會下對女性的規範及要求。在民風保守的年代裡，女性就被教導著要三從四德、以夫為大，任何事情都必須根據丈夫的決定來行走不可有太多自己的意見，尤其是在流言蜚語一夕之間就可遠播千里的鄉下地方，假如加代違反她丈夫的意願不願跟隨來到台灣，事情傳開之後會必定會對她娘家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傷害，輿論的壓力下結果將也迫使加代帶著怨恨來到台灣。除此之外，當時的女性要像雪子一樣受到高等教育並非是件平凡之事。大多女性們還是秉持「無才便是德」之觀念，只要照顧好夫家的生活起居、傳宗接代、別做使家裡蒙羞之事便已足夠，哪有多餘的閒暇時間以及金錢來供與她們上學。因此假設雪子受不了在台灣生活的一切想義無反顧的拋棄她的家庭回到日本，我們暫且先忽略她從台灣要回日本上會遇到的困難，好比資金問題等等；她既沒有別的一技之長，而後回到日本也必然得不到耕作土地，在加上回去之後被用異樣眼光來看待以及背負大眾輿論的壓力，這樣的生活並不比她在台灣和家人一起共同打拚來得好，因此根據上述加代並沒有能夠獨自生活的能力可言，必定要忍氣吞聲隨著丈夫在台灣安份的過活。

雖然我們從文中無法得知加代是否有想拋棄一切回日的念頭，雖然他的思鄉情懷並沒有在文章中有太多的著墨，但我們卻可以知道她對祖國、對故鄉的思念決不在他人之下。加代隱藏自己思鄉的心情，不願讓在外打拚的丈夫順來為她操煩，但在文末寫到因雪子無心而提及日本的生活，這話使得加代的思鄉情緒瞬間漲至高點雙眼濕潤，然而她卻沒有因此落淚。對加代而言，她也是三個孩子的支柱，也是支撐家庭的一份子，因此她必須堅強勇敢，不能因此而被擊倒。然而我們反觀文章中另外一位女性雪子，卻沒有加代般的堅強。

先前我們提及在日本生活過的優渥又受過高等教育的雪子因為滿腔熱血來到台灣，卻發

現台灣並未她想像中的如此一般美好而受到打擊，因此對故鄉的思念日漸加深。身為一個女人獨自前往來台，沒有朋友的陪伴更沒有親人的照應，再加上來到台灣之後生活條件又不比日本水準高，又見到移民的孩童們對台灣氣候水土的不適應，此時的雪子心中有著無限哀愁以及孤獨。即使移民們來到台灣生活的不如意，但他們總是還有家人的陪伴、扶持；相較之下的雪子，隻身前來台灣，心中即使有著莫大的痛苦卻不知該找何人來傾訴。文中提及雪子來到台灣之後中途有回故鄉日本過一次，而此次的短暫歸鄉讓她暫時得以紓緩她心中的孤寂。然而，當她再次回到台灣時和順一家人共同參加祭典時，她更了解到，原來滿心背負思鄉情懷的並非只是她獨自一人。雪子藉由和順一家人的互動中得知：順之老母親對於「鎮守樣」的渴慕，及鮮少說話的加代看似堅強卻只不過是在壓抑自己內心的愁苦，這一切突如其來的情緒就這麼加蓋在雪子身上，使得原本內心就已脆弱的雪子更添加她對自己當初來台的不慎選擇而感到難過進而潸然淚下。

同樣都身為女人的加代和雪子，一樣都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生活，一樣都懷念著祖國家鄉的美好，但因各自所背負的東西有所不同，所以兩人之表現也大相逕庭。對於需撫養三子的加代而言，或許她心中有許多惆悵無法傾訴，但情緒尚未達到臨界點，也許是因為她背負著須照料家人的信念，使得她還得以支撐下去。然而相反的，孤家寡人的雪子並非是誰的精神支柱，因此她可以任性恣意、毫無顧忌地宣洩她的情感。因此我們可以從上述來了解到，雖然在《春秋》一文中並沒有著墨太多有關女性方面的議題，但是我們卻可以從小說內的人物來觀察到，當時的女性之生活更甚至於心理，藉由小說的清淡描述卻可以體會出作者想表達更深層的意義存在。

### 三、〈煤油燈與蠟燭的比較分析〉

在文章一開始作者就以煤油燈來做為開場白，揭起小說的序曲。我們一般所知道的煤油燈除了實質上的功能能夠在夜晚照亮之外，它在文章中也代表了黑暗中的一盞希望，因為有了這盞希望所以擁有活下去的勇氣；它也可以代表是家的中心點，引導著下一步該怎麼走，然而隨著故事進入尾聲，這盞指引的煤油燈卻換成了蠟燭。我們都知道，蠟燭雖然一樣可以用來照明，但是它卻容易因受到風的吹拂而隨時不預警的就熄滅。從煤油燈轉換成使用蠟燭，不僅僅只是使用的物品做了改變，作者在此也更想透露出這些移民者的生活過的越來越不堪，從原先還有石油可供煤油燈來燃燒，到了故事結尾卻剩下的只是蠟燭和用三味線所彈奏的餘音來迎接著冬天的到來。假使有聽過用三味線所彈出的音樂的話，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作者在文中會將三味線拿出來作為點綴。因為三味線的音質聽起來有別於他種樂器的哀愁

感，因此更能藉由音樂的烘托來表達這些移民在台的辛酸及愁苦。

故事的尾聲藉由燃起蠟燭來表示移民者生活之艱辛除外，我們可以先來回顧小說之內容。故事一開始藉由煤油燈來帶出移民在台灣生活的物資並不充裕，因此夜晚裡順和加代必須點燃煤油燈來編織他們所需要的草鞋，但是他們沒有因此向命運低頭，還是很努力的在過著每一分每一秒。在小說中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適合播種插秧的春天來到了秋天，在此中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在台灣還是一片混亂、尚未籌備好的狀態下繼續的讓日本移民者來到台灣，除此之外也發現物資的缺乏不僅僅只是生活上的用品，更擴及到對於農民而言能夠使台灣這片不肥沃的土壤有翻身之地的「肥料」。對於像順這類以農民身分的日本移民者來說，來台最大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在台灣可以耕作豐收好來養家，然而政府給了土地卻無法充分提供肥料，假使在台灣有了土地卻沒能收穫，那為何還需千里迢迢奔波舉家來台，這對於農民來說無非是另一種打擊。此外，在文中似神社又非神社之祭典上傳來陣陣用三味線彈奏所傳來的旋律，而雪子和順的一家人因思鄉而回想起故鄉的種種一切，更能夠傳達出當時移民們生活的艱辛日與漸增，就更能夠呼應文末加代把煤油燈換成蠟燭的動作。

從煤油燈和蠟燭的呼應，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隱藏在內真正想表達的含意。在一個物資不足、設備不完善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又希望自己的子民能夠移民來台，他們想藉由日本移民者來和台灣人民融合，達到一同效忠日本天皇、日本政府的野心，然而卻完全沒有顧慮到大眾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起居。因此作者想藉此來批評日本政府，連自己的老百姓都無法照顧，更遑論來說想要對台灣人民來實行皇民化政策，自己的百姓都已陷於水生火熱之中，還談什麼皇民化呢？

#### 肆、【結論】

在這篇《春秋》裡，作者表面上是寫著移民者遷移到了那種心境上深深的「鄉愁」，但實際上作者想表達的並不只是「鄉愁」而已，而是藉著「鄉愁」的煩悶而隱隱約約的諷刺皇民化的政策。所以如果要體會這篇文章，「鄉愁」和皇民化這兩個層面的了解是缺一不可的。儘管日本政府蓋了再多神社，儘管日本政府實行再多混血制度，這片土地畢竟不是日本，沒有日本耕作的黑土，沒有日本乾淨的水溝，更沒有一直守護著他們的守護神。

於是作者丟給了我們一個問題，文化是可以被取代的嗎？能經由上而下的力量改變人們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嗎？台灣對日本是很重要的，在戰略位置上日本安全的守門者，日本政府知道這樣的事實，但他們也知道未完全歸化的台灣是對戰爭沒有幫助的。於是才會於1936年在台灣實施一連串的皇民化運動，其目的就是為了將台灣人規劃成日本人，讓台灣成

為日本的一部分。但事後結果我們知道這段政策是失敗的，當然也非是完全失敗，也是有人願意去替日本打仗，甚至以日本為榮，但跟其他各國比較起來還是算是較失敗的殖民政策，因為日本文化並沒有真正的打入台灣的心理，於是我們整理以下幾點原因：

**1 · 文化的難以取代性：**皇民化政策最失敗的地方，就是誤以為單從由上而下的權威力量，便可以改變人們的文化認知。但其實每個文化都代表了每個地方的規範價值，是獨一無二且難以取代的。

**2 · 文化變遷的持續性：**文化並不是不會改變，每個文化都在吸收各種文化而持續變遷。只是文化的變遷不是突然得從A文化變成B文化，而是A文化加上B文化成為C（A + B）文化。所以文化的變遷絕對不是零和的，不是一個政策，一個命令就可以完全改變的。

**3 · 政策的内容：**一次大戰到二戰之間，每個大國都有屬於自己的殖民國，只是各國的殖民政策卻不大相同。我以一般公認殖民政策施行的最好的英國為例，英國當時最大的殖民地是印度，但英國的統治方式與日本大不相同，它採用的是間接統治。何謂間接統治？也就是說雖然英國統治印度雖然是為了要取得某些利益，但它不完全干涉印度的民間社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印度，說著英文，行使英國留下來的內閣制度，但也保留了印度的當地文化。相對的，你有認識身旁的人信神道嗎？

以上三點的推論顯示出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推行的政策並未如預期一樣，在這樣背景下順一家人以及雪子的「鄉愁」便從政策下的漏洞，一點一點的宣洩出來。先從地理環境來看順一家人被迫的心態舉家遷移來台的「鄉愁」，順一家人在日本無法順利取得土地，無計可施之下，來到台灣當起農夫耕種田地。在台灣的生活當中，回憶起家鄉的美好，因而觸景傷情。相較之下，雪子則是因為當時的日本大肆的宣傳，因而開起來台發展的風氣。乘著這股風氣，加上懷有滿腔熱血的夢想，雪子不顧家人的反對隻身來台是主動的心態。她在日本算是生長在家境優渥的家庭中，可能沒吃過什麼苦。所以來台之後她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思鄉的情緒也日益高漲。文中一段寫道藉由惋惜孩子們可憐的身影套出他對台灣的生活感到極度不適應，不滿意。只要她想放棄台灣的生活，隨時就可以打包回日本，但是這群孩子們卻只能一直待在台灣無法回去。顯示出他對台灣有極度的失望感。而，順是因為在日本分不到土地耕種，因此想回去日本也不行，只好遷就於台灣的生活。儘管文中寫出順是對台灣的生活是越來越滿意，雪子則是失望透頂。但是重點是要深入分析他們的立場及背景。

接下來要從精神層面來看文中的「鄉愁」。順身為一個移民者來到台灣，但仍然以祖國日本精神引以為榮，且也深受皇民化的影響，身負重任的把這種高貴的精神灌輸給這塊開化未深的百姓們。這樣子的順帶有濃濃的帝國主義思想，認為自己的民族是最優秀的，可想而

知，他是很難融入台灣的社會，「鄉愁」情感必定也是與日俱增。其次是宗教層面，當時的台灣學校的運動會裡都是已經改爲信仰日本的神道教了。但神道信仰原本並不是台灣人的宗教信仰，日本人來台之後，爲貫徹其「皇民化」工作，大力推行神道信仰。而文中提到順的母親在日本時是相當仰賴「鎮守樣」的，而來到台灣時發現沒有她可以信仰，安心的地方因此倍感焦慮。

當時的日本也是有將日本的神道信仰引進台灣，但爲何老母又如此焦慮不安呢？有幾點原因可以推測。首先是在內地人移入台灣時，也興建了幾所神社，但這些神社歷史並不悠久，無法使內地人信服。再來從空間的距離來探討，當時的神社離農田都有一番距離，不能每天要種田之前都走上好幾個鐘頭去神社乞求一整天的耕作順利。最後從心裡上的距離來看，老母還是想念著故鄉的土地，故鄉的「鎮守樣」，想要回故鄉的心理因素下，這樣子的老母是很難從台灣的神社當中取得慰藉。

作者坂口一向都擅長於描寫小人物的情感，從《春秋》我們可以看到她對人物深刻的角色刻劃，也從人物的情感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小人物在大環境下種種的無奈。在《春秋》，我們可以看到時代下那些老百姓是如何適應這個環境，只能選擇生存下去，但卻又有無限的「鄉愁」。（涂偉倫 王婉諭 王藍輝 林育民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 參考文獻：

1. 歷史文化學習網 <http://culture.edu.tw/index.php>
2. 亦凡公益圖 <http://www.yifan.net/novels/wars/rbpigtzwtw/rbpigtzwtw106.html>
3.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A%87%E6%B0%91%E5%8C%96&variant=zh-tw>
4. 黒川創編 《「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第一卷》p.168-192 新宿書房
5. 楊素霞（2005）《從甲午戰爭到進駐台北城爲止日本國內大報紙上的台灣認識》
6. 蔡文輝 李紹嶸（2006）《社會學概論》p.35-40 三民書局
7. 林雪星（2006）《坂口れい子の小説における郷愁——「黒土」「春秋」「曙光」を中心と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會

**註：**

1. 日本的一種守護神。
2. 《春秋》裡男主角的名字。
3. 主角順的老婆。
4. 主角順小孩的中學教師。
5. 台灣日治時期第17任總督。